

文
浩
然
齋
雅
談
錄



文

錄

唐
庚
纂

中
華
書
局

文
錄

此據陽山顧氏文
房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文錄

宋 眉山唐 庚纂

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。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。直當代其人而措辭。如公無渡河。須作妻止其夫之辭。太白輩或失之。惟退之琴操得體。

六經已後。便有司馬遷。三百五篇之後。便有杜子美。六經不可學。亦不須學。故作文當學司馬遷。作詩當學杜子美。二書亦須常讀。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。

司馬遷敢亂道。卻好。班固不敢亂道。卻不好。不亂道又好。是左傳。亂道又不好。是唐書。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。亦爲來生種矣。

三謝詩。靈運爲勝。當就選中寫出熟讀。自見其優劣也。

唐人有詩云。山僧不解數甲子。一葉落知天下秋。及觀陶元亮詩云。雖無紀歷志。四時自成歲。便覺唐人費力。如桃源記言。尙不知有漢。無論魏晉。可見造語之簡妙。蓋晉人工造語。而元亮其尤也。

杜子美秦中紀行詩。如江間饒奇石。未爲極勝。到暝色帶遠客。則不可及已。

子美詩云。天欲今朝雨。山歸萬古春。蓋絕唱也。予惠州詩亦云。雨在時時黑。春歸處處青。又云。片雲明外暗。斜日雨邊晴。山轉秋光曲。川長暝色橫。皆閒中所得句也。

子美云。舜舉十六相。身尊道何高。秦時用商鞅。法令如牛毛。其於治道深矣。

東坡作病鶴詩。嘗寫三尺長脰瘦軀。闕其一字。使任德翁輩下之。凡數字。東坡徐出其藁。蓋闕字也。此字既出。儼然如見病鶴矣。

琴操非古詩。非騷詞。惟韓退之爲得體。退之琴操。柳子厚不能作。子厚皇雅。退之亦不能作。

東坡詩。敘事言簡而意盡。惠州有潭。潭有潛蛟。人未之信也。虎飲水其上。蛟尾而食之。俄而浮骨水上。人方知之。東坡以十字道盡云。潛鱗有飢蛟。掉尾取渴虎。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。言飢則蛟食其肉矣。

謝固爲綿州推官。推官之廨。歐陽文忠公生焉。謝作六一堂。求余賦詩。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。宜搜覓夕。僅得句云。即彼生處所。館之與周旋。然深有愧於東坡矣。

韓退之作古詩。有故避屬對者。淮之水舒舒。楚山直叢叢是也。

杜子美祖木蘭詩。

晚學遽讀新唐書。輒能壞人文格。舊唐書贊語云。人安漢道之寬平。不厭高皇之嫚罵。其論唐亡云。掘江海以揀焚。焚收而溺至。引鴆爵以止渴。渴止而身亡。亦自有佳處。

詩在與人商論。深求其疵而去之。等閒一字放過。則不可。殆近法家。難以言恕矣。故謂之詩律。東坡云。敢將詩律關深嚴。予亦云。律傷嚴。近寡恩。大凡立意之初。必有難易二塗。學者不能強所劣。往往捨難而

趨易文章罕工。每坐此也。作詩自有穩當字。第思之未到耳。皎然以詩名於唐。有僧袖詩謁之。然指其御溝詩云。此波涵聖澤。波字未穩。當改。僧怩然作色而去。僧亦能詩者也。皎然度其去必復來。乃取筆作中字掌中。握之以待。僧果復來云。欲更爲中字如何。然展手示之。遂定交。要當如此。乃是。

近世士大夫習爲時學。忌博聞者。率引經以自強。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。諸侯必從。然謂之尊君則不可。挾六經以令百氏。百氏必服。然謂之知經則不可。

王荊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。其詩云。地蟠三楚大。天入五湖低。

文選三賦。月不如雪。雪不如風。

東坡隔句對。着意尋彌明。長頸高結喉。無心遂定遠。燕領飛虎頭。或云。結。古髻字也。退之序。是長頸高結。喉中又作楚語。

余作南征賦。或者稱之。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。惟東坡赤壁二賦。一洗萬古。欲髣髴其一語。畢世不可得也。

凡爲文。上句重。下句輕。則或爲上句壓倒。晝錦堂記云。仕宦而至將相。富貴而歸故鄉。下云。此人情之所榮。而今昔之所同也。非此兩句。莫能承上句。居士集序云。言重大而非夸。此雖只一句。而體勢則甚重。下乃云。達者信之。衆人疑焉。非用兩句。亦載上句不起。韓退之與人書云。泥水馬弱不敢出。不果鞠躬。親問。而以書。若無而以書三字。則上重甚矣。此爲文之法也。

東坡赴定武。過京師。館於城外一園子中。余時年十八。謁之。問余觀甚書。余云。方讀晉書。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。余茫然失對。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。

關子東一日寓辟雍。朔風大作。因得句云。夜長何時旦。苦寒不成寐。以問先生云。夜長對苦寒。詩律雖有對。亦似不穩。先生云。正要如此。一似藥中要存性也。

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。天不生仲尼。萬古如長夜。不知何人詩也。

蘇黃門云。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。若飽食煖衣。唯利欲是念。何以自別於禽獸。余歸蜀。嘗杜門著書。不令廢日。只効溫公通鑑樣。作議論商略古人。歲久成書。自足垂世也。

張文昌詩。六宮才人大垂手。願君千年萬年壽。朝出射麋暮飲酒。古樂府。大垂手。小垂手。獨搖手。皆舞名也。

南征時賦。廓舒而浩蕩。復收斂而淒涼。詞雖不工。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。

讀退之羅池廟碑。北方之人兮。爲侯是非。千秋萬歲兮。侯無我遼。輒流涕有感。樂府解題。熟讀大有詩材。余詩云。時難將進酒。家遠莫登樓。用古樂府名作對也。

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。不過四十字。爾氣象閎放。涵蓄深遠。殆與洞庭爭雄。所謂富哉言乎者。太白退之。輩率爲大篇。極其筆力。終不逮也。杜詩雖小而大。餘詩雖大而小。

凡作詩。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。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。於書無所不讀。然正用資以爲詩。是也。

詩疏不可不閱。詩材最多。其載諺語。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。尤宜入詩用。

謝玄暉詩云。寒城一以眺。平楚正蒼然。平楚猶平野也。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。言刈其楚。謂楚木叢。便覺意象殊窘。凡五臣之陋類若此。

古之作者。初無意於造語。所謂因事以陳辭。如杜子美北征一篇。直紀行役爾。忽云。或紅如丹砂。或黑如點漆。雨露之所濡。甘苦齊結實。此類是也。文章只如人作家書。乃是。

宣和元年。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。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。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。實間所未聞。退而記其論文之語。得數紙以歸。自己亥九月十三日。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。先生北歸還朝。得請宮祠。歸湖南。道卒於鳳翔。年五十一。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。二十年矣。舊所記。更兵火無復存者。予東書來屬余追錄。且欲得僕自書云。將置之隅坐。如見師友。衰病廢志。十不省五六。乃爲書所記。凡三十有五條。先生嘗次謂行父冬日旅舍詩云。殘歲無多日。此身猶旅人。客情安枕少。天色舉杯頻。桂玉黃金盡。風埃白髮新。異鄉梅信遠。誰寄一枝春。又次留別韻云。白頭重踏軟紅塵。獨立驚行覺異倫。往事已空誰敘舊。好詩乍見且嘗新。細思寂寂門羅雀。猶勝纍纍冢臥麟。力請宮祠知意否。漸謀歸老錦江濱。蓋絕筆於是矣。集者逸之。故併記云。三月癸巳。餘行強行。父幼安記。

真白齋
本重錄

